



青海“花儿”的 取事与喻理

□文 / 赵元奎

青海“花儿”是流传于青海地区各民族中的一种口头传唱的民歌，是一种质朴生动的民间文学形式，它的主要功用是表达男女间互相爱慕的思想感情，兼有讽刺和劝化的作用。正因为“花儿”的这种功用，所以“花儿”也被视为“野曲”，禁止在家里或某些严肃的场合演唱，只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下如民间庙会、“花儿”演唱会，或者在野外或田间地头演唱。青海“花儿”表达爱情质朴、坦白，甚至炽烈，包含强烈的感情，但它并不直抒胸臆，而是采用托物言志的表达方式。如表达爱慕之情的“花儿”：

青裸地里露水大，走了个塬坎者站下。

比起身材一样大，要哩吗不要是看下。

这首“花儿”表达爱慕之情，但并不直说，而是先以“青裸地”“露水”“塬坎”等物来起兴，物起烘托、铺垫作用，增强形象性，以引起所表之情，这就是青海“花儿”的一般表

现特征。

应该说，青海“花儿”秉承了《诗经》的艺术表达方式，和《诗经》一脉相承。《诗经》的艺术表达方式主要是“赋”“比”“兴”，《毛诗序》称，“赋者，直言其事者也；比，以此物比彼物也；兴，先言他物而引起所言之物也”。青海“花儿”中，赋的表达方式比较少见，主要是起兴和比拟，而起兴尤为多见，前面所引一首“花儿”即属起兴。“起兴”就是“先言他物”，即所谓“取事”，“所言之物”是所抒之情，即所谓“喻理”，所以，青海“花儿”也是一种先取事后喻理的表达方式。人们认为爱情“花儿”“前两叶有拉（逗引，觅求的意思）人的心理，后两叶有要人的心理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下面就对青海“花儿”的所取之“事”与所喻之“理”作一简要分析，以求教于方家。

一、取事

青海“花儿”的取事范围可谓广矣，因为其根植于普通民众当中，自

然山川、社会生活的纷繁物象都可进入其取事范围当中，较之《诗经》中的起兴，其内容丰富得多。根据所取对象的可视性，我将青海“花儿”的取事对象分为具象和抽象两类，即现实物象和抽象事理，兹分述如下。

（一）现实物象

物象也叫意象，作为表情达意的载体，在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中具有重要作用，中国传统诗歌讲究情景交融，可见中国古代诗论把物象选择作为诗歌创作的一个原则。青海“花儿”所选之物象，虽然没有文人诗歌创作中的那种深致，但它们或点染气氛，或烘托场景，或为情而生，或为音韵而设，质朴生动，别具一格，一花一木、一草一叶都可作为所取之事，可谓信手拈来，自成“新诗”。

1. 山川景物类

青海“花儿”是一种草根文学，与自然关系最为密切，所以青海“花儿”以自然景物起兴也最为合理和

正当。大凡日月星辰、山川河流、地理风貌都可进入青海“花儿”的起兴之列，这些自然景物是青海地区所特有的，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，甚至连叫法也具有地区特色。如日月星辰：太阳（日头儿、热头儿）、月亮、七星（北斗星）、亮明星（启明星）、全昴星、天河（银河）、一天里（白天）、一晚夕（晚上）、老天爷（苍天）；山川河流：老爷山、牦牛山、娘娘山、达坂山、狗娃山、昆仑山、青海湖、倒淌河、星宿海、黄河、日月山等；地理风貌：金羊岭、老鸦峡、享堂、扁都口、纳拉桥、黄河铁桥、青石嘴等等。这类“花儿”最能体现青海“花儿”的地域特色，听这类“花儿”不仅可以得到感情的陶冶，还可以对青海的地理风貌作一番巡礼。如：

西宁城好比个一只船，北山寺好比个桨杆。

阿哥是凤凰虚空里旋，妹妹是院里的牡丹。

左面是黄河右面是崖，你看个崖上的野牲。（野牲：野生动物）

你搭个桥儿我过来，撂下了可是个扯心。（可是：又是。）

上去西宁下碾伯，路过了平安驿了。

想起花儿淌眼泪，万活儿没心做了。

古鄯驿上来者没站上店，巴州的街道里睡了。

大门上过了者没遇上面，心思像黄蜡般泪了。

……

这类“花儿”中沉淀着青海先民的记忆，包含着丰富的自然、地理和历史常识，如“左面的黄河右面的崖”这一句就勾画出了青海境内黄河奔流的情形，黄河在流经青海贵

德、循化、化隆等县的时候，穿越峡谷，曲折回环，奔腾不息，荡人心魄。我一次去游孟达天池，车子通过积石山的时候，公路修在悬崖峭壁之上，峭壁之下是黄河，令人目眩，这一句“花儿”就是对黄河水流的形象描写。又如“花儿”中的巴燕戎、丹噶尔、平安驿、古鄯驿、巴州、凉州等都是历史地名，巴燕戎旧指化隆县，丹噶尔旧指湟源县，古鄯驿和平安驿分别在今天的民和平安县，凉州则指甘肃。驿为古代驿站，是古代传递公文的人休息和换马的地方。作家赵文杰在《古鄯驿 感受历史的美》一文称，“古鄯，为汉代金城郡辖地，曾为龙支县治，到东汉为陇右郡西部都尉所辖，经过两晋南北朝到隋唐时期，龙支隶属陇右道鄯州。元时属甘肃行省，为西宁州辖地，明设驿站，为西宁卫七个驿站之一，后清又设巴暖三川营于此，驻兵把守，解放后曾是民和县府”。这些地名以“花儿”的形式得以传承，保存在民众的记忆之中。

关于日月星辰，它们具有永恒的特性，文学作品赋予了其永恒的生命力，“日头儿”“三星”“七星”“亮明星”是青海人对日月星辰的通俗叫法，当它们进入“花儿”的时候，又变得生动而形象，如：

圆不过月亮方不过斗，天河的
口，七星儿摆八卦哩。

尕妹妹好比是冷石头，怀揣上走，
捂热时咋丢下哩。

在这里，取事完全是为了押韵的要求，前叶中的“斗”“豆”和下叶中的“头”“走”押韵，都押“ou”韵，“卦”和“下”押韵，前后叶在内容上没有多大联系。文人诗中也有类似的句子，如《古诗十九首》中“行动如参商”。“参”与“商”是两个星辰，永远不能相遇，表达了夫妇分离的惨痛心情，完全是情景交融。与文人诗

相比，青海“花儿”的取事具有明快、质朴、通俗的特点。

2. 动植物类

动植物也属于自然景物范畴，它们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最为密切，由于这些事物人们都司空见惯，为人们所熟悉，所以进入“花儿”的时候就格外亲切。这类事物非常多，它们就像路边的野草，俯拾即是，如植物类中就有花草类、树木类、瓜果类、蔬菜类、庄稼类等等，如马莲、牡丹、燕麦、胡麻、地瓢（草莓）、樱桃、黄刺、花椒树、石榴、灵芝草、青稞、杨柳、梨……动物类有飞禽走兽、家禽家畜、昆虫等等，如：香子（獐子）、鹿羔、鸽子、鹰、红雀、麻鹩、老鸦、鸭子、家啦啦雀、咕噜雁、马、牛、羊、骡子、老虎、猫老鹰、雀鹞子、鸳鸯、喜鹊，还有想象中的动物如凤凰、龙、麒麟等，兹录几首如下。

百灵鸟飞上了娘娘山，云雾漫，
罩住了高高的山尖。

醉人的花儿一声声漫，抬眼看，
咋不见盛开的牡丹。

尕妹是牡丹园里开，阿哥是凤凰者采来。

千落万落地落不上，碰死者牡丹的树上。

一对儿白马进西海，西海里为王者哩。

尕妹是天上的白云彩，给阿哥遮凉者哩。

尕妹是花儿阳坡上开，阿哥是蜜蜂者采来。

你是个姑娘大门上来，我装成货郎者看来。

……

根据移情说，人类的思想感情和自然景物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，在中国古典文学当中，文人们通常

把莲花、鸳鸯看作是爱情的象征,而西方人则把玫瑰花视为爱情信物。在青海“花儿”里,作为男女爱情信物的事物则非常广泛,凡是花都具有象征爱情的作用,“花儿”这一词语就是爱情的代名词。在所有的花儿中,最能象征爱情的是牡丹,因为在青海,牡丹是最为名贵和娇艳的一种花,有一句“牡丹是花儿万中的王”,道出了牡丹在众花当中的尊崇地位,周敦颐《爱莲说》中有“牡丹之爱,宜乎众矣”的句子,可见,在一般的大众心理中,将牡丹作为爱情的象征也不足为怪。在许多“花儿”中,直接用牡丹来称呼女方,有一种“花儿”的曲令叫“白牡丹令”,“阿哥”的白牡丹”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传唱格式。另外,鸳鸯、鸭子等动物也用来表达爱情,青海“花儿”当中把情人叫“连手”,因为鸭子的脚趾由肉蹼连在一块,也是“连手”,由于这种相似性,人们也用“鸭子的爪爪”来表示心心相连的爱情。

有时并不以某种单一的动植物来表达爱情,而是设置一种情景,上下叶形成一种对应关系,曲折地表达爱情。如前面所引二、四两首,还如:

院子当中的向日葵,它跟着太阳转哩。

阳世上维人不到你,我跟上尕妹转哩。

尕妹是风匣阿哥是火,火没有风匣时不着。

尕妹是肝花心就是我,心离开肝花时不活。

进去个达坂者山连山,达坂的路儿上睡了。

尕妹是才开的红牡丹,阿哥是绿叶者配了。

尕妹是高山的白牡丹,长的悬,咋长到高山上了?

阿哥是阴山的苦枝蔓,不好看,咋缠到你身上了?

这几首“花儿”,都从整体上构思,上下两联,不仅在音节上押韵,而且在意思上也相关联。“向日葵——太阳”、“风匣——火”、“肝花——心”、“红牡丹——绿叶”、“白牡丹——苦枝蔓”都形成一种对应关系,以物喻人,表达对心上人的爱慕之情。每首“花儿”的感情侧重点也有所不同,“向日葵——太阳”的比喻借向日葵的向阳性表达青年男子对爱情的忠诚,“风匣——火”“肝花——心”的比喻想象比较独特,表现了对心上人至死不渝的爱情,感情更加强烈。“红牡丹——绿叶”两相交映,形成一种葱绿配桃红的色彩美,不仅表达了青年男子对心上人的真挚爱情,同时也表现了青年男子谦逊淳朴的心灵美。与前几组几组事物相依相生的关系不同,“白牡丹——苦枝蔓”则形成一种完全相反的对比关系,苦枝蔓即野牵牛花,是一种蔓生植物,生长在地势低洼之处,不起眼,与生长在高山上的白牡丹形成鲜明对比。这一比喻表现了青年男女的悬殊地位,表达了青年男子仰慕心上人但婚姻无法实现的苦涩、卑微的心理。

青海“花儿”所取的动植物是本地区所特有的事物,只有劳动人民对它观察得详细,了解得清楚,青海“花儿”十分形象生动地描述了其生态特征,对人们了解青海地区的生态风物有一定的参考和认识价值,如:

咕噜雁越飞越高了,眼看着再不见了。

我和哥哥的心热了,来去者裹络惯了。(裹络:亲密地相处)

咕噜雁也叫大雁,是一种候鸟,

夏季在西伯利亚地区繁殖后代,冬季在南方越冬,所以人们在秋天的高空中能够看到排成“人”字形或“一”字形的大雁,它们成群结队地飞向南方,为了互相照应,它们发出“咕噜咕噜”的叫声,所以人们把它们叫做“咕噜雁”。大雁南飞,雁声凄凉,显出青海高原的高旷和苍凉,这是青海地区所特有的一种物候现象。

又如:

胡麻花打蓝伞,马莲花开下的少蓝。

阴间阳间的先不管,活几天,大声儿唱几声少年。

胡麻是一种草本植物,属百合科,种在田间地头,农历五六月间开花,花朵呈蓝色,花瓣伸展,像撑开的雨伞,“胡麻花打蓝伞”表现了胡麻花开放时的形状,比喻恰当,形象逼真。

3. 生活类

从日常生活当中取事,也是青海“花儿”的一大特色,大到饮食、服饰、文化、民俗,小到日常生活的某些细节,都可成为其所取之事,举几例如下:

七寸的碟子里拾馍馍,菊花碗里的茶喝。

手拉手儿的叫哥哥,你把个心里话说。

黑沿大锅里烙馍馍,蓝烟把庄子罩了。

搓掉面手了送哥哥,越走时越难过了。

青铜烟瓶乌木杆,一打三响的火镰。

我俩坐下着瞌一天,六月天,日头儿还嫌短。

灶火里烧的老麦草,手拿着火

棍儿搅了。

睡梦里梦见你来了，起来着满炕儿找了。

砖包城油花儿三转儿，两转儿泡到个碗里。

哥哥穿的是褐褂儿，尕妹妹挂不到眼里。

拉面的整整儿才卧下，不饧时扯不成长面。(整:jī,饧:xíng)

尕妹的大门哈才认下，就想着阿门价团圆。

青稞大麦煮酒哩，麦麸子拌一缸醋哩。

这一条大路要走哩，人前头争一口气哩。

半壶儿茶来半壶儿酒，桌子上没有个摆头。

仁义儿不过的我连手，手儿里没有个给头。

……

取事于生活类的青海“花儿”，向我们展示了广阔的生活画卷，对于了解民风民俗、风土人情，进而认识和了解青海劳动人民的生活观念和生活方式，都有一定的帮助。兹举几例作一了解。

砖包城油花儿：属饮食类，用一层小麦面、一层青稞面卷成的花卷馍馍，形似黑白相间的围城，因而得名。在旧社会，由于白面比较缺乏，所以农村妇女在做馍馍的时候，将白面和杂面掺合，以节省白面。同时，为增加香味，做馍馍的时候和入青油、香豆等香料，又名油花儿。

褐褂：是一种粗毛线缝制的衣服。旧社会老百姓由于买不起布匹，只好用自产的羊毛捻成线，织成衣物、被褥等。

火镰：也叫火石头，敲击时发出

火星，作为引火之物。

鹿马：也称风马，藏族、蒙古族朝山时迎风飘撒的一种印有“马驮之宝”的小纸片，以求吉祥。汉族也有此俗，农历九月九日登高的时候放鹿马以求好运。

4. 农事类

“花儿”演唱的主体是农民，所以青海“花儿”取事于农事的也相当多，包括农具、农活、节气、牲口等等。如：

红砂石碌碡铁脖枷，尕马拉出个汗来。

挪上个日子请上个假，拉上个夜川了看来。

一对儿犏牛犁地哩，头顶上鞭梢儿绕哩。

模样像你的多者哩，心肠儿跟不上你哩。

麦子割了时草留了，野鸡娃抱蛋的要哩。

阿哥们走了话留了，尕妹们盼望儿有哩。

庄廓打在山根里，尕场儿盘在个岭上。

一伙一伙地人涌哩，不见个尕妹的影像。

三月的清明刚立夏，四月八，刺梅花把我的手扎。

多人的伙儿里难搭话，憨墩墩，大身材起来了站下。

马脖子拉着枷板绳，后拉着八棱子碾子。

阿哥你把心放真，尕妹的心，好比是量金的戥子。

……

农事类的“花儿”包含着丰富的生产生活知识，可以使人们了解青

海地区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，从“花儿”中反映出传统的生产劳动工具有：犁铧、磨地、镰刀、板车、碌碡、车纳、拉板、脖枷等等。反映劳动场面的有：种田、盘场、碾场、割田、扬场、拔草、犁地等等。“红砂石碌碡铁脖枷，尕马拉出个汗来”，就表现了一个传统的劳动场面，青海农村人家在打碾粮食的时候，在土场上摊开捆子，然后由牲口拉着碌碡在上面碾压，直至粮食粒儿脱落，然后将粮食和草分离出来。

农事类的“花儿”所取之事，也完全为下文所表之情而设，它经由“花儿”创作者或演唱者细心观察和体验，非常真实和具体，如前文所引第五首“花儿”，“夏”“八”“扎”“话”“下”都押“ia”韵，读起来上口，亲切生动，更能打动人心。

(二) 抽象事理

用抽象事理编成“花儿”，可能是青海“花儿”的独特创造，虽然人的眼睛不能见到，但这些事理流传于民间，妇孺皆知，深入人心，已经成了老百姓的“心中之象”，同样也具有生动性和形象性，这些抽象事理依来源可分为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。

1. 历史故事

历史故事纷繁复杂，青海“花儿”当中的历史故事却经典而又有寓意，它用一两句话就能概括出历史故事，它只注重点而不注重故事情节的连续和完整，形象地概括出一个精彩的场面或勾画出一个物形象。历史故事包括《三国演义》、杨家将的故事、《水浒传》《隋唐演义》等，兹举几例如下：

三国时候的刘关张，桃园里结拜了弟兄。

我俩虽不是一娘养，谁也没想过二心。

宋朝的江山如铁桶，保国的老

将是令公。

七狼八虎是英雄，千年万代的留名。

薛平贵西凉里没回来，在寒窑，王宝钏挑上个菜来。

死掉了尕妹哈托梦来，活着了，开败的花儿哈看来。

取事于历史故事的“花儿”使许多历史故事以“花儿”传唱的形式得以流传下来，使历史典故存活于民众的口头当中，如三国历史故事就有“草船借箭”“出五关斩六将”“东吴招亲”等等。还有一些历史典故反映的则是其他历史阶段的故事，如：

五龙二虎平江山，苟家滩逼死了彦章。

打了骂了我不怨，说下的话儿上站上。

王彦章是五代时后梁的一位名将，以骁勇善战著称，善使一杆铁枪，人称“铁枪将”，因征战有功，官至刺使、节度使，后来和后唐军交战，战败被俘，不屈被杀。“五龙二虎平江山，苟家滩逼死了彦章”即指这一历史。“五龙二虎”是后唐将军，“五龙”指刘智远、郭彦卫、石敬瑭、李存勖、李嗣源，“二虎”是高兴周、思剑唐（一说高兴周、杨衮），苟家滩即指王彦章与他们交战的地方。

又如：

瞿县寺修下的隆国殿，丁香花开下的好看。

把我的花儿见一面，心上的寒冰儿消完。

郭莽寺里拉木头，拉木着修经堂哩。

我这里牵你你那里想，我有个好心肠哩。

瞿县寺和郭莽寺是青海省境内的两座佛教寺院，瞿县寺在乐都县，修建于明代，郭莽寺在大通县，修建

于清代，这两座寺院都是明清政府出于加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而修建的。上述“花儿”所取之事虽然与所喻之理没有直接关系，有时只是出于押韵的需要，如“殿”“看”“面”“完”都押“an”韵，“头”“丑”押“ou”韵，但人们从中可以学到不少历史知识，这些历史掌故也丰富着青海“花儿”的内容，对人们认识和了解历史有一定的价值。

2. 民间故事

民间故事包括神话和传说，如西游记、封神榜、八仙、白蛇传、牛郎织女、孟姜女，还有流传于青海地区的马五哥与尕豆妹的故事等等。这些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，许多故事本身讲述的就是爱情故事，自然就成为青海“花儿”的取事对象，如“刘全——李翠莲”（《西游记》）、“孟姜女——范喜良”（《孟姜女》）、“白蛇——许仙”（《白蛇传》）、“牛郎——织女”（《牛郎织女》）、“马五哥——尕豆妹”（《马五哥与尕豆妹》）、“七仙女——董永”（《天仙配》）。举几首“花儿”如下：

白蛇娘娘发善愿，断桥亭又遇见许仙。

心上的话儿说遍，我为你把眼泪淌干。

冤死了苦命的李翠莲，小刘全，冒死着阴间里进瓜。

今世里不能明我冤，死后了阴曹府告下。

千里送衣的孟姜女，她为了恩爱的范郎。

我俩好比汉白玉，美名儿要留在世上。

以爱情故事起兴的“花儿”，直接表现了“花儿”的爱情主题，所以有很强的感染力，这些爱情故事又大多是悲剧，所以有着宣泄感情、净

化人心的作用。如“尕豆妹与马五哥”是流传于宁夏、甘肃、青海地区的一个爱情故事，表现了尕豆妹与马五哥之间的爱情悲剧，这个故事发生在清朝咸丰年间，尕豆妹和马五哥真心相爱，但他们的爱情遭到有钱有势的马七五的干涉，尕豆妹被迫嫁给马七五的儿子尕西木。但尕豆妹和马五哥的真情不断，他们合谋杀死了尕西木，两人也因杀人罪被处死。“一搭里死来一搭里埋，一搭里同上望乡台”。尕豆妹和马五哥为追求爱情自由，双方赴死，他们的故事作为青年男女追求坚贞爱情的经典范例在民间流传。

二、喻理

喻理就是抒情和说理，青海“花儿”的本质是以爱情为主题的抒情文学，不管如何取事，都要归结到喻理上来，所取之事也完全为喻理而设，喻理才是青海“花儿”的主旨所在，现将青海“花儿”的喻理分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。

（一）爱情

“花儿”的主要功用就是表达爱情，人类绵延不绝的爱情故事，是青海“花儿”生长的土壤。青海“花儿”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是异常丰富的，人的幽微的心理活动和思想感情都可以用“花儿”的形式表达出来。《诗经·国风》里的《关雎》一诗表现了男子追求爱情的一般心理过程，由爱慕写到追求，再写到追求爱情过程中的痛苦和欢乐交织的心理过程。《蒹葭》一诗也写了人在追求爱情过程中的曲折幽微的心路历程。人类的爱情心理活动具有一致性，青海“花儿”也表现了类似的内容，《青海花儿大典》一书将表现爱情内容的“花儿”分成了许多小类，如邂逅类、倾慕类、情探类、倾诉类、热恋类、订情类、离别类、相思类、幽会类、花案

类、盟誓类、误会类、劝世类、谐趣类、情变类等等,可见爱情“花儿”内容之广泛,也足见人类爱情心理的曲折和复杂。

应当说,爱情“花儿”是青海“花儿”的主体,也是青海“花儿”的精华,不仅因为它表现了爱情这一人类最美好的感情,也在于它采用了独特的表现方法,表现了蕴藏在人民群众中间的巨大的艺术表现力和想象力,兹举几首分析如下:

1.巧用双关:

清油灯盏洋油蜡,尕刀刀削下的泪蜡。

衣服脱者个炕沿上搭,心酸着阿们价睡下。

这不禁使人想起李商隐的《无题》诗:

相见时难别亦难,东风无力百花残。春蚕到死丝方尽,蜡炬成灰泪始干。

晓镜但愁云鬓改,夜吟应觉月光寒。此去蓬山无多路,青鸟殷勤为探看。

两者都用“烛泪”的双关含义表达了思念之情,“衣服脱者个炕沿上搭,心酸着阿们价睡下”与“晓镜但愁云鬓改,夜吟应觉月光寒”都营造了一个凄凉惨淡的意境,可谓异曲同工。

2.巧设比喻:

核桃木窗子双扇儿,麻绳俩捆,背上了进衙门哩。

尕妹好比是秋蝉儿,双手俩捧,跳掉时阿门办哩。

尕妹是山上的胡儿条,阿哥是山里的皂角。

能叫它雨打火烧掉,甬叫外旁人砍掉。

三个两个的搭伴儿,河边里洗衣服哩。

阿哥好比是豆瓣儿,打开呵活吸上哩。

这几首“花儿”中,将“秋蝉(方言读 shān)儿”“胡儿条”“皂角”“豆瓣儿”等看似与人无关的事物比喻成了人,脱开了传统上将女人比喻为“花儿”的老路,比喻贴切,可谓别出心裁。“秋蝉儿”藏在草丛中,只听其叫声,不见其形,不易捉到,这就将男女青年在恋爱过程中惊喜与担忧、痛苦与彷徨的扑朔迷离的感情表现了出来,将青年男子对心上人的苦苦追求表达得很形象,同时尕妹这个招人喜爱的形象活脱脱如在眼前。“豆瓣儿”是青蚕豆,具有鲜嫩可口的特点,“活吸上”则将人和物联系起来,表达了对心上人的强烈真挚的喜爱之情,把感情表达得淋漓尽致。“胡儿条”与“皂角”的比喻则表现了爱情私有、专一的特性,也可谓别有新意。有些花儿中还用“牡丹——凤凰”“花——蜜蜂”“清油——白面”“金龙——玉柱”“水——鱼”等比喻来表达爱情。

3.夸张与想象:

青海“花儿”具有出色的艺术想象力和表现力,可与《诗经》相媲美,例如:

正是杏花二月天,一眼望不穿河滩。

能叫海枯石头烂,甬叫我俩的路断。

天大的窟窿我戳哩,地大的补丁我补哩。

五尺的身子要啥哩,三魂陪你着转哩。

尕马拉着个河沿上,不怕河心里跳上。

只要尕妹的情义长,不怕刀尖上串上。

“天大的窟窿我戳哩,地大的补

丁我补哩”、“只要尕妹的情义长,不怕刀尖上串上”等语句表现了惊人的想象力,使人们感受到青海“花儿”所包含的巨大的感情能量。

4.矛盾反衬:

有些花儿用生活中不可能出现的现象来表现男女青年的忠贞爱情,如:

西宁的城是砖包城,碾伯城它是个土城。

六月伏天里水成冰,阿哥们才有个悔心。

日头儿跌着月牙山,月牙口里的牡丹。

若要我俩的婚姻散,八宝山拉着个左转。

石羊离不开青石山,黄羊离不开草山。

若要我俩的婚姻散,青冰上开一朵牡丹。

这些“花儿”和古代诗歌当中的一些爱情诗具有相同的表达效果,且看汉乐府无名氏所作的《上邪》和敦煌曲子词《菩萨蛮》:

上邪!我欲与君相知,长命无绝衰。山无陵,江水为竭,冬雷震震,夏雨雪,天地合,乃敢与君绝!

《上邪》

枕前发尽千般愿,要休且待青山烂。水面上秤锤浮,直待黄河彻底枯。白日参辰现,北斗回南面。休即未能休,且待三更见日头。

《菩萨蛮》

爱情是人类永恒的主题,它闪烁着人性的光辉,不管是青海“花儿”,还是古代诗歌,都用这种极度夸张的方法来表现爱情,可见人类对爱情的追求是多么坚贞和执著。

爱情类的“花儿”在表达方式上还有许多令人称奇的地方,这里就不再一一赘述。

(二)时政类

青海“花儿”除了表现爱情之外,还有讽喻时政的功能,沾染着时代发展的印迹。如:

马步芳父子坐青海,穷人们活下的难心。

黑雾顶上垒云彩,见不到一线光明。
(马步芳统治青海)

老爷的衙门朝南开,有理没钱要进来。

谁没有面子就离开,打大官司凭的是钱财。
(旧社会)

芦沟桥上事变,日本人,杀人者放了火了。

虎狼的野心我见了,打日本,这一条路儿上走了。
(抗日战争)

尕马拉的是血缰绳,马家军溃逃的败兵。

撒藏回汉们请放心,解放军是救命的恩人。
(解放花儿)

河里的鱼娃儿串连串,阿门者没下个钓竿。

共产党领导者把身翻,高兴者唱了个少年。
(新中国花儿)

大路上上来的十轮卡,汽油没有者停下。

给尕妹许了个白汗褙,购布证没有者停下。
(人民公社时期)

家家的库房粮满仓,心儿里欢,户户把余粮哈卖上。

农村的面貌嘛大变样,高兴者笑,责任制带来的气象。
(改革开放时期)

干河滩变成了工业区,金塔酒飘香万里。

开发西北的好机遇,青海的面

貌要变哩。(开发西部)

“衙门”“地主”“掌柜”“保甲长”“一马三件”“生产队”“互助组”“公社”“社员”“社区”等都是在特定时期里出现的名词,打上了时代的烙印。有一句话说,“观民风,可以知得失”,时政类的“花儿”折射着时代发展的轨迹,对于人们了解社会民情具有借鉴作用。

(三)劝世类

阳世三间过客的店,楼上楼下的醉汉。

杀人要命的是金钱,劝化人心的少年。

西天取经的是唐僧,通天河消掉了真经。

留下少年的孙悟空,留在阳世上宽心。

每当人们在愁苦烦闷的时候就会唱上几句“花儿”,以排遣郁闷,可见青海“花儿”也有劝化人心和陶冶性情的作用。中国人自有其传统的伦理价值和处世准则,它们都沉淀于每个人的心中,成为每个人心理结构的一部分,诸如宽容、忍让、豁达、开朗、忠义、孝悌等等,这些都是东方式的民族性格,这些内容在“花儿”当中有充分的反映,如:

山里高不过太子山,川儿里美不过草原。

春绿秋黄的四季转,人老了再不能转少年。

这首“花儿”道出了时光易逝、人生易老的道理,教育人们要惜时,和《汉乐府》当中的《长歌行》“青青园中葵,朝露

待日晞……少壮不努力,老大徒伤悲”所表现的哲理一样。又如:

羊肉半斤葱半斤,粉条儿要和给三斤。

东西看轻人看重,仁义儿值下个千金。

这首“花儿”体现了中国人崇尚道义的思想,青海有一句俗语“千里路上送鹅毛,礼轻仁义重”。再如:

托笼里蒸下的砖包城,掰着看,白面和杂面俩缠紧。

婆娘娃娃哈心里疼,顾家境,这才是做人的正本。

世事像日月来回转,好光阴,靠你苦心着挣哩。

阳世上来了多行善,想坏心,阎王爷要你的命哩。

这些“花儿”都具有非常明显的教育警示的作用。

总之,青海“花儿”可以说是一部生活的宝典,它的取事范围之广,可谓无所不包;它的喻理之丰富,可谓无所不能,青海“花儿”之多,可比天上的星星,对青海“花儿”,不能说它有多少首,它就像一条河,源源不断,奔腾不息,它就像山间的野草,不择地而生,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”,始终焕发着无限生机。它是孕育在青海大地上的一朵奇葩,屹立于民族艺术的殿堂,熠熠生辉。



刺绣妇女互相交流

王存辉 摄